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一生有多长

杭图德·乌顺包都嘎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一生有多长

杭图德·乌顺包都嘎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生有多长 / 杭图德·乌顺包都嘎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3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8755-2

I. ①一… II. ①杭…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5563 号

一生有多长

作 者: 杭图德·乌顺包都嘎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严迎春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33 千

印 张: 15.5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755-2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部

虽然当今人类社会还存在着一些差距，但我们绝不能把这种差距从种族发展历程来解释。不同的地域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种族。因此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差别只是文化之间的差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 1984 年第 1 期

—

有些故事是挑着土壤发芽生长的，或者说有些故事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里发生的。因为，人的发展变化取决于文化环境的影响。

这里我讲的故事发生在科尔沁。

科尔沁是成吉思汗弟弟哈萨尔的属地，也是中国最早接受或融入农耕文化的蒙古族地区。与后来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发展、便利、破坏和恐惧一样，农业革命也给曾经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带来了肉和奶以外的食品的同时，还带来了文化基因的转变、风俗习惯的异化、生活背景的演变等等。转变、异化或演变自然而然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

20 世纪 90 年代在科尔沁农村发生的故事很多，有关女人的故事更多，比如卓拉。

卓拉九岁那年，父母就离婚了。如今，妈妈正打算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结婚。

那一天，正值寒冬最冷的时候。冷气，就像冰做的手，钻入人们臃肿的棉衣棉裤内，在全身上下摸来摸去。维日布匆匆喝过早茶，韁好马车，

让妹妹和外甥女坐到车中央，用破旧的棉被裹好母女俩，朝她们的另一种命运出发。

维日布的媳妇嘎日玛送他们出门，脸拉得老长，没一句嘘寒问暖，更别提祝福的话语了。还没等车走远，她就像躲避一场突然袭来的瘟疫，一溜烟跑进了屋。自格日乐玛带着女儿卓拉投奔到哥哥家那天起，也许是为家里多了两张吃闲饭的嘴，也许是为母女俩总是给哥嫂带来诸多麻烦，嘎日玛就把她们当做眼中钉了。在卓拉眼里，如今的舅妈变得格外陌生，让她百思不得其解。卓拉本想挥手和舅妈道别，见此情景，便打消了念头。她默默地望着妈妈和舅舅，坐在马车上，眼里有一种她这个年龄的孩子不该有的悲伤与茫然。

大白马拉着这三个人，卖力地朝着目的地奔跑。随着马儿有节奏的颠簸，乡间小路上扬起阵阵尘土。

格日乐玛消瘦的脸颊上泛着喜悦的光芒，仿佛一位沉浸在甜蜜初恋中的幸福少女。维日布看着妹妹的神情，觉得特别别扭，但怜悯之心也油然而生。可在卓拉眼里，妈妈一直都这样。有些街坊邻居说格日乐玛缺心眼，但卓拉可不这么认为，她眼里的妈妈，和其他孩子眼里自己的妈妈没两样。卓拉觉得自己的妈妈也是个善良又聪明的好妈妈。

想起要当继父的陌生男人，卓拉很好奇，也有点害怕。

不过，反过来想，要去的那家人一定不错。那个男人肯定要比自己亲爸爸强十倍、一百倍，甚至一千倍，不然舅舅不会托人给妈妈说媒的。卓拉在心里勾画着那个还未谋面的继父的样子。那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男人是否给自己带来春天的阳光或夏天的细雨？卓拉需要这些，因为她是一朵还未绽开的花骨朵。

往事不堪回首，不提也罢。自卓拉懂事起，就没有见过爸爸不喝酒时候的样子。他每天都醉醺醺的，而且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妈妈。经常把妈妈打得鼻青脸肿，还大把大把地撕扯她的头发。有时，甚至会像是发了狂般抡起菜刀或斧子，那架势活像站在砍头台上的刽子手或撕咬绵羊的恶狼……有时候，卓拉真希望自己没有这样一个畜生不如的爸爸。如今，卓拉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在舅舅的支持和帮助下，妈妈终于和爸爸离婚了。这意味着卓拉娘儿俩再也不用忍受那个粗野男人的虐待了。

“宁拆十座桥，不破一桩婚。”如果不是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当哥哥的怎么会忍心让自己的亲妹妹离婚呢。小卓拉哭着喊着跟了妈妈。如果不是这样，那些冷漠无情的法官说不定会把我判给爸爸，卓拉在心头暗自庆幸。她连想都没想过，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该如何生活。她只知道妈妈离开酒鬼爸爸之后，就再也不会挨打了……

卓拉突然想起昨天晚饭时，舅舅说的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明天舅舅把你和你妈妈送到别赤村去，我的好姑娘，到了那儿，一定要听人家的话啊！”虽说“不认外甥的舅舅多，不识马群的富人多”，但舅舅像亲闺女一样宠爱着卓拉。毕竟，卓拉是他唯一的外甥女。可是卓拉的舅妈，这个被街坊邻居说成是“母夜叉”的女人，对待她们娘儿俩的态度实在太让人寒心。她竟然当着她们的面，对自己丈夫说：“早点找个人家把这两个饭桶送出去吧。成天在家，既碍事又费粮食！”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卓拉幼小的心灵。

维日布坐在车耳板上，两条腿来回晃动着，偶尔挥一挥手中的皮鞭，吆喝着马儿向前赶。他头戴狐狸皮帽子，穿着一身发旧的绿色军大衣。看起来，再寒冷的天气对他也无可奈何。

台吉村被远远抛在了身后。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卓拉的内心莫名地惆怅起来，好似有一只无形的手向她召唤着。“遥远的路程，素未谋面的继父，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呢？”卓拉突然想跳下马车逃跑。可是往哪儿逃呢？丢下妈妈不管吗？“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在这世上，只有妈妈才是她唯一至亲的人。

周围连绵起伏的沙包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一条蜿蜒的乡间土路伸向远方。北风肆意地呼啸着，像饿坏了的老虎们在四处怒啸。

马车冒着彻骨寒风继续前进，不时传来“咔咔”的响声，好似车上的什么东西出了故障。

卓拉和妈妈将口耳捂得严严实实，背着风坐在马车上。她们用棉被把腿裹了起来，一时还感觉不出严冬的寒冷。不过等赶上十来里地，她们的眉毛和睫毛都结上了霜。卓拉用一条杏黄色的围巾围着脸，只露出一双忽闪着的大眼睛，看起来可爱至极。

格日乐玛围着和女儿一样的围巾。她不时地回过头去想和哥哥说些什

么，可是见哥哥忙着赶车的样子，悻悻地作罢。此时的格日乐玛好似变了另外一个人，适才快乐的神情早已不翼而飞，那张充满笑容的脸已变得愁容满面。她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严峻的事情，凝神呆坐着。就这样，他们三个谁也不说话，默默地赶了一段路程。

其实，此时的维日布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这些滋味又都一起涌上心头。他那有些浮肿的土灰色脸庞显得异常沉痛。眼里充满了悲伤，盯着向远方延伸的路，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一个娘胎里生出来的唯一的妹妹落难之际，自己这个哥哥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再说，父母过世得早，自己可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亲。所以，维日布一直在想尽办法帮助自己的妹妹。因此，他托远房亲戚，从别赤村给妹妹找了一个四十多岁还没结过婚的光棍儿。如此一来，媳妇嘎日玛巴拉再不会说三道四了，格日乐玛母女也算有了归宿，自己也了却了一份心事。可他又担心，这桩姻缘带给妹妹的究竟是祸是福。如果妹妹不能得到幸福，他可就是罪魁祸首了。如果再给卓拉找一个“人前像人，人后像鬼”的后爹，岂不是又把即将盛开的花骨朵扔进了寒冷的冰窖里了？为了妹妹和小外甥女将来的幸福，维日布不得不谨慎，所以他托了和新郎官一个村的表哥去说媒。听表哥说，即将当自己妹夫的那个人叫扎纳，目前光棍儿一条，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因为父亲过世早，长相一般，家境又贫寒，一直没讨到老婆。现在，他和另一个光棍儿哥哥及年迈的母亲一起生活。扎纳的大哥在旗（相当于县）所在地耀陆图镇当老师。三哥嘎日迪也是个光棍儿，几年前就独自一人出去打工，从此音信全无，至今是死是活不知道……钱财只是身外之物，人品好才是最重要的，人活在世上，不愁没钱赚……所以，维日布的表哥领着扎纳前来提亲……格日乐玛也是离过婚的人，便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还决定简单操办婚礼。嘎日玛等媒人和扎纳走了之后，对格日乐玛的哥哥说：“既然人家自己愿意，我说什么都没用了。你这个新妹夫长得像个丑八怪似的，耷拉着个鞋拔子脸，红眼睛，扁担似的身材，那面相活脱是故事里说的钟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还丑的人了吧！”言语伤人，甚于刀枪。听了这句话的格日乐玛很不是滋味。但事已至此，她也只好认命了。说实话，格日乐玛确实没有相中扎纳的长相。但她觉得长得好看又能怎么样，重要的是心地善良，只要对

我们娘儿俩好，比什么都强。自己的前夫阿拉坦仓可是个英俊受看的主儿，可又怎么样了呢？还不是照样打她骂她虐待她。自己差点就毁在他手里了。这可是前车之鉴。因此，格日乐玛只把嫂子的话当耳旁风了。

这时，马车已经驶进了灌木丛。由于旅途的劳累，卓拉的双腿开始发酸。她对妈妈说：“妈妈，还有多久才能到地方？”

格日乐玛也是平生第一次去别赤村，只好对女儿说：“去问你舅舅。”

维日布听到母女俩的话，回过头来，和蔼地对卓拉说：“哦，还有二里地就到了。很快的。我姑娘要是冷了的话就下车走几步。一会儿就能暖和过来了。”维日布显然没有受冻，他若有所思地盯着前方，双眼一览无遗地表露出了他似乎在担忧什么。跳下车，吆喝一声，让马车停了下来。

冻得瑟瑟发抖的母女俩也相继跳下马车。刚下车时，卓拉的腿发麻，感觉好像脚还没接触到地面。

格日乐玛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急匆匆地跑向路边隐蔽的地方。卓拉也跟在妈妈后面跑了过去。她们解完手，再回到很多人踩、很多车轱辘轧出来的小路上。

马车虽然慢悠悠地向前走，但还是和她们拉开了很长的距离。母女俩担心马车会走远，一路小跑儿，向远去的马车追了过去。她们和马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跑一会儿，身上就暖和起来了。

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村落。看起来是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庄。维日布停下了马车，转过身来喊道：“别赤村到了，快过来，坐到车上！”

“这么快就到了吗？”卓拉瞅了瞅妈妈，加快了脚步来到马车跟前。

二

别赤村是坐落在科尔沁大地西部的一个小小的村庄。扎纳的家就在别赤村的东南角上。看来别赤村砖瓦结构的房屋大概达到百分之六十。扎纳家的房子却不在这百分之六十里面。他们家有三间土房，抹过的外墙皮好多处都脱落了。靠东边有一个厢房，由于多年失修变得破败不堪，旧木板制成的大门也摇摇欲坠。看到这一切，维日布心里一沉，不由锁紧了眉头。

领着扎纳去提亲的道尔吉那次可说过：“我们那儿土地肥沃，可比你们这‘野兔不拉屎，野鸡不做窝’的沙窝子强百倍。”这虽是媒人为了办成这桩婚事说的话，但维日布仍然觉得有点不妥当。因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无论是谁，都不会嫌弃自己繁衍生息的那一片热土。来过几次别赤村的维日布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但从来都没有来过这儿的格日乐玛并不了解村里的情况。她只是听别人讲起过别赤村的事情，听说是个富足的村庄。可是，个人的贫贱富贵与土地的丰饶肥沃并不成正比。因此日子过得好与坏全在于自身的努力。至于将来这个家庭会变得怎样，那就要看新娶来的媳妇——格日乐玛的了……

“送亲车到了，送亲车到了！”有人喊道。这时，许多人从屋子里蜂拥而出。

看似主婚人模样的老人走上前迎接他们。新郎官也跑上前来点烟。

然后，又跑过来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小伙子，接过维日布手中的缰绳，忙着卸车拴马去了。

看到这么多陌生的人，卓拉吓得躲到妈妈身后，紧紧拽着妈妈红绸棉袄的衣襟。这件红绸棉袄是维日布送给妹妹的最“贵重”的礼物了。

卓拉身上穿着花布衣服。这是维日布女儿穿小的旧衣服，穿在卓拉身上大了一些，看起来很不协调。大人们以那种眼神盯着卓拉，好像看到了长有犄角的兔子。他们越是这样，卓拉越紧张。甚至生出恐惧之感。

虽说新人新气象，但扎纳的穿着有点尴尬。他还是穿那件去提亲时穿的灰色中山装，里面的旧棉衣领子露出一半，沾满污渍，下身穿着廉价的绿色军裤，头戴一顶单军帽，脚下是一双牛皮靴子，腰间缠绕着的丝绸腰带上挂了一个缝着粉色飘带的烟荷包。鲜艳的丝绸腰带和烟荷包，好比石块堆成的敖包上面挂的五颜六色的彩布，给长相一般的扎纳增添了不少的光彩。

大伙儿簇拥着新郎和新娘走进了家门。主婚人准备好后便开始了结婚仪式：“首先，请新郎新娘面向主席像鞠躬！”

屋外东门东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一面国旗。自建国以来，科尔沁地区蒙古族的婚礼习俗也有所改变。原先新人一到，第一个仪式就是拜火。即二位新人并肩在神圣的火盆前站立，由梳头妈一人用金银质或象牙簪子把

新娘的头发分成两半，将发梢搭于新郎的头发上，以示“结发”。之后，一对新人向火盆三叩头。至此，二人方可认定为正式夫妻关系，新娘亦成为新郎家的正式成员。现在向主席像鞠躬的仪式替代了拜火神的习俗。

格日乐玛和扎纳并肩站着，向主席像深深地鞠了一躬。

向主席像鞠躬仪式进行完以后，主婚人把维日布、格日乐玛和卓拉请进屋里。主婚人让格日乐玛和卓拉进了东屋，而让维日布进了乌优海老人住的西屋。东屋当然是给新娘新郎准备的洞房。今天结婚的虽说是离过婚的女人和快要奔四十的光棍儿汉，但主婚人还是认认真真地进行着各种结婚仪式，唯恐落下哪一个环节。看来男方的家人一定嘱咐过主婚人有关婚礼的细节。

茶水过后，婚宴开始了。

前来参加婚礼的除了女方家来的维日布、卓拉和格日乐玛之外，还有一些男方家里的直系亲友，一共三桌客人。

维日布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因为他不想太铺张。

客人中还有扎纳的大哥阿尔斯楞和他媳妇哈斯。夫妻俩都在旗里当老师。有这样两位“吃皇粮”的知识分子加入，婚礼增添了不少光彩。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婚宴热热闹闹地进行到黄昏。

阿尔斯楞夫妇因工作忙，在日落前租了一辆三轮车回了耀陆图镇。

维日布决定住一宿再走。俗话说“舟车劳顿”。赶了一天的路，不仅人累了，马儿也累得够呛。所以他想让自己和马儿好好地歇一歇。

主婚人和维日布喝茶聊家常。巴日苏一声不吭地坐在桌子旁边，耷拉着脑袋打盹。

到九点钟，主婚人站起来对扎纳说：“好了，我也该走了。给你大舅哥铺好被褥让他早点休息吧。赶了这么远的路，又跟着折腾了一整天，一定是累坏了。”转过身，他又对维日布说：“晚上好好休息。咱们明天再见。”说完便朝门外走去。

这时，巴日苏突然如梦初醒般睁开了眼，东张西望地说：“嗯？……哦！……这就走了呀？”说罢，出溜下炕。身体不由得晃了几下。嗜酒如命的他今天可是喝了个够。他左眼失明，那只假眼珠子看上去就像死羊的眼睛，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乌优海老人、扎纳和巴日苏出门送主婚人。

维日布也跟了出去。

维日布一遍又一遍地握着主婚人的手，恳请他多多关照妹妹及小外甥女。

主婚人也一再地点头答应着：“一定，一定。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送到门口，扎纳抓耳挠腮，显得很为难地向主婚人问道：“罗来叔，我……我……我今天晚上睡哪儿？”

罗来好像是故意给站在门口的乌优海老人和维日布听，提高嗓门儿大声说道：“都快四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傻呀！当然是睡在新媳妇旁边了。”

回到屋后，维日布劝卓拉去西屋和他们睡一个屋。但卓拉一直耷拉着脸，死活不肯离开妈妈半步，好像这样分开了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一样。大伙儿实在没办法，最后还是由着她，让她跟着格日乐玛和扎纳到东屋睡去了。

洞房的墙和屋顶都糊上了旧报纸。墙上还贴上一张光屁股胖小子的年画。靠着背面的墙放着一个旧的大衣柜。卓拉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衣柜也是在他们结婚前从别人家赊来的。但对于她来说，这些并不重要。

靠着炕，放着一个用来取暖的火盆。火盆里装着满满的柴火炭。

屋子虽然很暖和，但卓拉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丝毫的温暖。在心理上，她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自己和妈妈就要成为这个陌生家庭的成员这一事实。

卓拉钻进被窝后并没能马上入睡。

格日乐玛给女儿掖了掖被，哄着女儿说：“我的好孩子快睡觉。”随后在自己旁边铺好另外一床被褥。

卓拉好奇地问：“妈妈，谁要睡那儿啊？”

格日乐玛笑着说：“给你当叔叔的人睡。快点儿睡觉吧。别那么好事儿了。”

这时卓拉看见刷着蓝色油漆的门慢慢地被推开。扎纳走了进来。他看到已经铺好的被褥，有点难为情地咧着嘴笑了。

看着这个瘦高个儿、干瘪脸庞的陌生男人咧着嘴笑着的模样，卓拉差一点就笑出声。这个人简直像极了一只螳螂。

这时妈妈厉声喝道：“把脸转过去，快点儿睡觉。”

卓拉背对着他们闭上眼睛躺着，可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很快入睡。她只好屏住呼吸假装睡着。她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今天的一切又一幕一幕地显现在她脑海里……

她听见陌生男人上炕、脱衣服的声音。然后是关灯的声音。

可能是那个给我当叔叔的人关的灯。卓拉想。

过了一会儿，她听见妈妈在问：“他们都睡了吗？”

卓拉知道，妈妈说的他们，指的一定是睡在另一间屋子里的大人们。

“都睡了。”那个人客客气气答道。

又过了一会儿，妈妈说：“你那哥哥怎么那么爱喝酒？巴不得要钻进酒瓶子里呢。”

“是啊。二哥根本不胜酒量，可他就是爱喝酒。”

“你睡觉的时候怎么不摘帽子？”妈妈说。

“哦……这就摘，这就摘。”

卓拉听到那个叔叔摘掉帽子放在一边的声音。沉默了大约十几分钟后，又传来那个叔叔的声音：“你姑娘睡了呀？”

“嗯，睡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被褥窸窣的声音，稍后又传来阵阵大声的喘息声以及妈妈低沉的呻吟声。卓拉起初以为这个“叔叔”要杀死妈妈。可她发现妈妈持续不断的呻吟声和从前不同。以前被爸爸打骂，妈妈的声音可不是这样的。所以卓拉并没有喊出“救命！”

卓拉仿佛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她睁开眼睛看，到处都是黑暗，她马上又闭了眼睛。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着她，好像她盖的不是被子，而是让人恐惧的无边无际的黑暗。

卓拉紧闭双眼，捂着耳朵，试着不让自己听到这浑身不舒服的声音。不知过了多久，她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卓拉来到了一片广阔的大草原。到处盛开着鲜艳夺目的花朵。她在花丛中追赶着蝴蝶。她突然看见一只像喜鹊般大小的火鸟从她头顶飞过。它



有着一身五彩斑斓的羽毛，鸟嘴是蓝白相间的。就在这时，这只奇怪的鸟用人类的语言说：“朋友，朋友。快来，快跟我来。我带你去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四季如春，没有昼夜之分。到了那儿，你就会和我一样，变成一只鸟，可以自在地飞翔。”卓拉听到火鸟说的话，身不由己地跟着它跑起来。可是，突然那只鸟又不见了。她看见身后跟着一只大灰狼。那只狼张着血盆大嘴，正朝她追过来。卓拉害怕极了，拼命地向前跑。跑着跑着，她发现眼前又出现了许多一张一合的狼嘴巴。刹那间那些狼嘴巴又变成了一个个黑漆漆的洞，而卓拉却被困在了洞中。于是，她大声呼救：“妈妈！”

梦醒了……

三

刚到别赤村，卓拉不是很适应。对于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有没有一个和她一起玩的好伙伴是很重要的。在台吉村的时候，卓拉有很多好朋友。其中，图雅和昂格丽玛是她最知心的朋友。她们经常一起踢毽子或玩打沙包。她们情同手足，简直像亲姐妹一样。可在这陌生的地方，不要说知心朋友了，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更别指望有人来找她一起玩了。所以，对于小卓拉来说，在别赤村生活，时间过得尤其漫长，简直有度日如年的感觉。早在舅舅家的时候，她已经做完了全部的寒假作业，以为新学期开始后就能有新朋友了。可是离开学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真不知该如何打发日子。过这样的日子，好比上帝每天给她送一个文具盒，但打开一看里面什么都没有。卓拉为此很是愁闷。

那一天早晨，卓拉那位叔叔起床后，就给别人家帮忙割草去了。

巴日苏大伯吃完饭，拿起鼻烟壶，往鼻腔内抹了一些鼻烟，打了几个喷嚏，便倒在炕头打起了呼噜。

卓拉的妈妈在外屋忙着烧水洗衣服。

卓拉蹲坐在锅台旁帮妈妈添柴火，奶奶从里屋喊她：“卓拉，来。到奶奶这儿来一趟。”

妈妈忙对她说：“去吧，不用再添柴火了，水已经热了。”

卓拉怯生生地走到乌优海老人身旁。

乌优海老人干瘦如柴的手里捧着一把羊拐，说：“给你，拿着。去年你查干姐姐来这儿的时候我把这些羊拐拿给她玩，她走的时候没带走。”乌优海老人像捧着一件特别珍贵的宝贝一样，郑重地交到卓拉的手里。乌优海老人说的那个查干是她大儿子阿尔斯楞的独生女。老人每天都要提几遍她的名字，卓拉早已熟悉这个名字了。

卓拉张开双手接过老人手中的羊拐，眨了眨那双清澈透亮的大眼睛，眼里闪过一丝平常难得见到的快乐神情。

看到卓拉脸上浮现的笑容，乌优海老人也眉开眼笑了。自卓拉跟着妈妈来到这个家起，老人一直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卓拉。她深深懂得卓拉那颗孤独寂寞的心。每天吃饭的时候，老人总会从菜里夹出瘦肉放到卓拉的碗里。有时候还会从挂着一把铜锁的箱子里掏出几颗裹着彩色糖纸的糖果给卓拉吃。清闲的时候还给卓拉讲故事。因此卓拉和老人相处得特别融洽。

乌优海老人锁上箱子，把钥匙揣进长袍的内兜里。担心吵醒睡在炕头的巴日苏，悄悄地对卓拉说：“如果锅里的水热了的话，就上炕玩你的羊拐吧。”

卓拉跳上炕轻手轻脚地摆羊拐玩。她用一些羊拐摆了一个羊圈，又在里面放了一些羊拐当牛羊玩。

乌优海老人坐到炕沿上，边喝茶水边看卓拉玩羊拐。

突然，乌优海老人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唉，物是人非，这些羊拐还是从你高祖父那会儿传下来的传家宝呢。”

老人这句话引起了卓拉的兴趣。她凑到跟前好奇地望着乌优海老人问道：“高祖父？那是什么样的人啊？”

“高祖父指的是你爷爷的爷爷。你高祖父在世的时候，皇上亲赐他为章京（清代官称）。据说他有数不尽的牛羊。由于多得数不过来，就只好把牛羊按群来分别。可是，在你曾祖父十三岁那年，草原流行了一场疫病，牛羊都死光了。后来没过多久，你高祖父也因为伤心过度撒手人寰。你曾祖父是你高祖父三姨太生的唯一的儿子。父亲去世后，十四岁的他就跟着说书艺人学说书了。”

“说书艺人？就是讲刘备、孙权、曹操，还有唐僧和孙悟空等古人故事的说书艺人？”

“是啊。就是那样的人。你曾祖父说书说得特别好。人们曾授予他‘说书之神’的称号。可惜，你曾祖父学艺后不久，双目失明了。那时候图门地区出现了很多说书艺人。有很多是滥竽充数的。他们甚至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讲不了，还走街串巷给人们说书混饭吃。当时的图门王爷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很生气，决定要整治整治。于是他让所有说书人聚集到王府，亲自进行试听考试。图门王爷让那些说书人讲《封神演义》的故事，自己则拿着《封神演义》的书一一进行对照，讲错一句就拉出去砍头。这里有个重要的说法，说是谁在讲《封神演义》的时候，说错话或者讲错故事，还会激怒天神，死后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因此，很多说书人都不敢再讲这个故事了。在我们小的时候，听这个故事之前都要点燃香火，听得也非常虔诚。尤其讲到姜子牙封赏各路神仙的时候我们都要供上祭品跪下来听呢。就因为当时有这样一个说法，图门王爷才会选择让说书艺人们讲这个故事。据说，当时只有三个说书艺人通过图门王爷的考试。你曾祖父就是其中之一。那可真是来之不易啊。”

“那时候可真严。那后来曾祖父就当了一辈子的说书艺人吗？”

“那当然。你曾祖父不但给邻近的乡亲们说书，还去了阿鲁科尔沁、开鲁、乌珠穆沁和扎鲁特等许多地方说书。就这样你曾祖父说了一辈子的书。唉，他可真不容易啊！”

“奶奶，那你会讲曾祖父讲过的故事吗？”

“奶奶不会讲《封神演义》，可奶奶会讲其他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

“什么样的故事叫民间故事？”

“我们这里的民间故事，大多与地名有关。比如说咱们这个别赤村吧。在古时候，别赤指的是懂得占卜算卦、善于祭祀活动的有学问的人。男的女的都这样叫。听说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女儿就是别赤，人们叫她阿勒格别赤。托雷王子的妻子也是别赤，叫苏尔罕丹妮别赤。图门王府第一个王爷袞楚克在位的时候，你扎纳叔叔祖上就有一个媳妇是别赤，她叫棍齐鲁格。我们村的来历跟她有关。有一天这个棍齐鲁格别赤在回娘家的路上，看见一个女人坐在路旁哭。她走过去问这个女人为何哭泣。这个女人

告诉她说她被自己的公公婆婆赶出了家门，原因是她的丈夫在战争中战死了。棍齐鲁格别赤听后十分恼火，对她说：岂有此理。圣主在世的时候就规定，丈夫死后由妻子继承全部财产，无论谁都不得违抗。他们怎么能这样做呢？不要哭了，你马上返回家去。我想你公公婆婆一定会手捧洁白的哈达迎接你，而且会把一半的财产分给你们母子。这个被公公婆婆赶出家门的女人半信半疑地回到了家。让她感到意外的是，她的公公婆婆真的手捧洁白的哈达迎接了她。还把全部的牛羊和田地的一半分给了她。原来，这个棍齐鲁格别赤懂得法术。从那以后这个地方就叫做别赤了。”

乌优海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她接着说：

“我们蒙古族历来尊重女人，容不得欺负女人、压迫女人、埋汰女人的一切行为。在游牧时期每个家里的担子都由女人来抗，伺候双方父母、养育儿女、照看牧群等等都是由女人来完成的，而她们养育的孩子在她们的言传身教之下对于母亲是格外的尊敬。所以，人们的心目中女人的地位很高。以前的蒙古人从来不把‘母亲’两字带入相互谩骂的不堪入耳的骂语中。同样不把奶奶、姐姐、妹妹等叫名带入骂语中。成吉思汗时期女人可以参加大忽里勒台，可以如男人一样参政议政。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我们农村女人，在嫁人之后就受到异族传统观念的约束，认为自己是泼出去的水，即嫁到别人家就安分守己，无论受多大的委屈，无论男人如何冷落，如何暴力，为了忠孝，也为了孩子，为了名声，大多都选择了忍气吞声。唉……”

乌优海老人滔滔不绝地讲着。常年来沉默寡言的老人今天可是找到倾诉的对象，因此，说的话自然地就多了起来。

这时，从屋外传来了格日乐玛的声音：“卓拉，出来一下。去恩和图家商店，帮妈妈买一袋洗衣粉来。”

听到媳妇的话，乌优海老人赶忙说：“好了，姑娘，快去。等你回来，奶奶再接着给你讲。”她怕耽搁了媳妇的正事。

卓拉瞧见巴日苏大伯像一辈子没抓过老鼠的懒猫，仍然打着鼾沉沉地睡着。

妈妈给卓拉两元钱。钱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很破旧，好像经过很多苦难的乌优海奶奶布满皱纹的脸。

妈妈的手沾满了洗衣水，湿湿的。卓拉从妈妈手里接过湿了的两元钱，然后向恩和图商店跑去。她曾经跟着奶奶去过那儿好几次。

巷子里空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随处可见牛马粪、杂草、灰烬等。

卓拉梳着两根羊角辫蹦蹦跳跳地来到商店门口。

离商店不远处，三个男孩子正用一块青砖当靶子扔石子儿玩。他们满身灰土，看上去脏巴巴的。

三个男孩子看见远处跑来的卓拉，立刻停止了手中的游戏。其中一个大眼睛、流着鼻涕的男孩子，对身旁的伙伴们嘀咕了几句。他们便齐声地、颇有韵味儿地喊了起来：

隔一天看你，
头上长着脏癞子。
隔两天看你，
癞子变成碱坯子。
隔三天看你，
碱坯变成蚕豆子。
隔四天见你，
蚕豆变成豆花子……

卓拉虽然听不明白他们说的到底是什么，但隐约感觉到与自己有关。但她没搭理，径直跑到商店里去了。

卓拉看见恩和图媳妇乌达巴拉正在给一个秀气的女人称茶叶。

秀气的女人领着八九岁左右的男孩子。男孩子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他拽着妈妈的衣袖央求着：“妈妈，给我买手枪，我要买手枪。”

妈妈没理会他的央求。

这个男孩子叫朝克。秀气的女人是他妈妈，名叫花儿，是宝村长的夫人。村长夫人穿着时髦、打扮齐整，看起来稍有点发福。看到卓拉后，她微笑着悄声问乌达巴拉：“这就是扎纳的新媳妇带过来的姑娘吗？”

乌达巴拉一边递给花儿已经称好的茶叶，一边瞟了一眼卓拉说：“是，就是她。”